

殷墟至西周时期随葬青铜兵器的女性墓研究

张 玲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00

Abstract: Bronze weap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violence such as killing and warfare, and were often used as markers of males. However, female tombs were also buried with bronze weapons. In this paper, we systematize the female burials with bronze weapons from the Shang to Western Zhou periods, and conclude that women were involved in military activities during the Yinxu period, from high-ranking nobles to commoners, in a variety of ways, and that female participation in military activities was a relatively normalized phenomenon in society at that time.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the women who buried bronze weapons were located in cemeteries with obvious military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women in Qianzhangda, Tengzhou and Baifu, Changping were of noble class, basically continu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omen in the Yinxu period, while the women in Fenghao area were only commoners involved in military activities, and the way of participation was relatively simple, probably related to the change of women's status during the Shang and Zhou perio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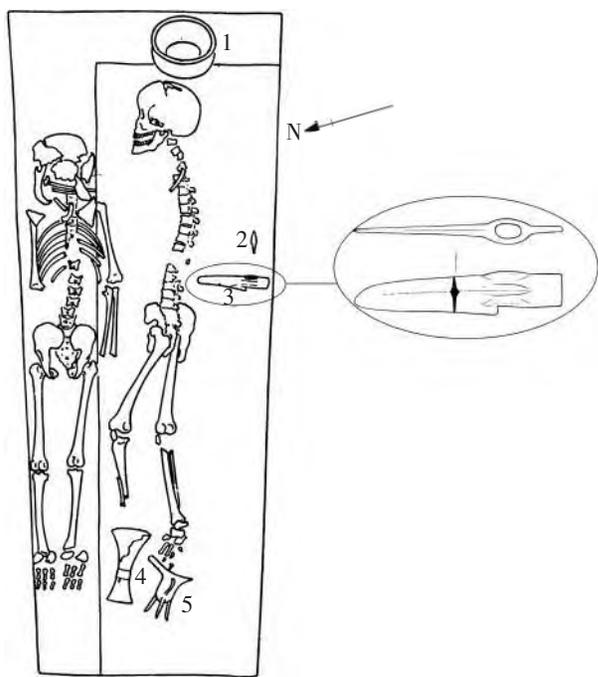
Keywords: Shang to Western Zhou periods, female tombs, bronze weapons

摘要: 青铜兵器与杀伐、战争等暴力行为相关,通常将兵器作为男性的标识物。不过女性墓葬也有随葬青铜兵器的现象。本文对经性别鉴定的殷墟至西周时期随葬青铜兵器的女性墓葬作系统梳理,认为殷墟时期从高等级贵族至平民均有女性参与军事活动,参与方式比较多样,女性参与军事活动是当时社会相对常态化的一种现象。西周时期随葬青铜兵器女性皆分布在军事特征比较明显的墓地,滕州前掌大和昌平白浮女性均为贵族阶层,基本延续殷墟时期女性的特点,而丰镐地区女性仅平民参与军事活动,参与方式比较简单,可能与商周之际女性地位变化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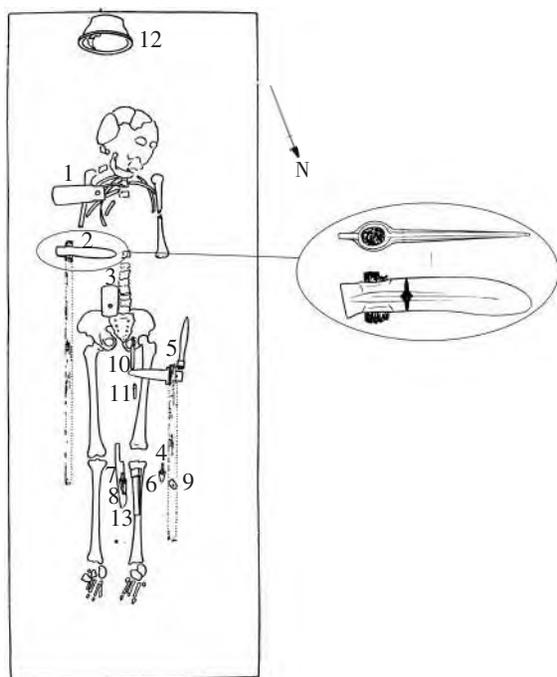
关键词: 殷墟至西周时期; 女性墓葬; 青铜兵器

随着墓葬材料的丰富,人骨鉴定技术的普及,性别考古学的兴起,学术界关于墓葬所见两性社会角色的研究越来越多,其中女性墓随葬青铜兵器的现象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王祁研究安阳殷墟可资鉴定性别的墓葬,认为兵器可以作为墓主性别身份的标识物,随葬兵器的女性墓数量较少,随葬兵器的种类和数量不仅少,且明器化严重,表明部分女性参与战争,工作可能多是提供

辅助作用^[1]。杨琳对西周至春秋时期前掌大、少陵原等墓地女性随葬兵器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参加战争的女性并不局限于北方地区和商遗民中,对于西周时期诸侯国君夫人级别墓葬未随葬兵器而平民墓随葬兵器的现象,认为是男性反对女性干政,限制女性贵族军事权力这一观念的影响程度大小所致^[2]。本文系统梳理殷墟至西周时期经性别鉴定的随葬青铜兵器的女性墓葬,考察



图一 藁城台西M38墓室平面图及M38:3铜戈



图二 藁城台西M17墓室平面图及M17:2铜戈

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变化及其社会意义。

一 殷墟时期

1. 藁城台西

藁城台西 M38 的年代约在殷墟一期早段^[3]，墓主为 30 岁左右的女性，有腰坑，殉狗 1，填土中殉狗 2，北侧二层台殉人 1，殉人男性，17~18 岁。在棺内墓主骨架身侧随葬铜戈 1、骨镞 1。根据葬俗和随葬品来看，墓主为商人，小贵族阶层。

台西 M38:3 铜戈位于墓主身侧，戈尖朝向墓主（图一），与“武士”墓台西 M17:2 铜戈摆放相似，M17:2 铜戈銎部留有木柩朽痕（图二），推测 M38:3 铜戈的銎部原可能也有木柩，为墓主生前使用时的形态。这件铜戈属于井中伟划分的戊类 A 型 II 式^[4]，是受北方系有銎武器的启示而创制的新型铜戈，女性参与的军事活动可能与北方族群有关。台西 M38 的年代处于郜向平划分的第 III 阶段，该阶段是商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变动时期^[5]。“九世之乱”，王都数迁，商文化中心从郑洛地区转移到豫北冀南地区，藁城台西遗址处于商文化与北方文化对峙的前沿地区，与北方族

群的军事冲突在所难免，女性参与军事活动可能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

藁城台西墓地 14 座墓葬随葬青铜兵器，占墓葬总数 12.5%，8 座墓葬性别明确，其中男性墓 7 座，女性墓 1 座，男女比例为 1:0.14，男性墓随葬有铜钺、铜戟、铜戈、铜镞，女性墓仅随葬铜戈，说明男性参与军事活动的方式比女性丰富。男性中有中小贵族和平民参与军事活动，女性中仅有小贵族参与，M38 作为该墓地唯一的女性小贵族，随葬青铜兵器也是其军事地位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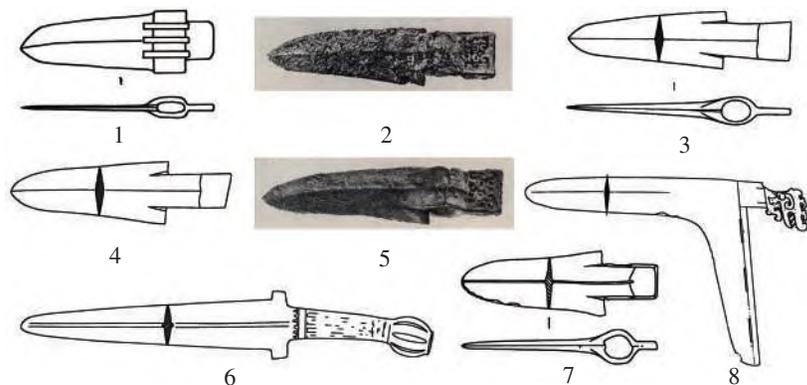
2. 安阳殷墟

安阳地区随葬青铜兵器的女性墓共计 21 座，分布在大司空、孝民屯、北徐家桥等多个墓地。（见附表）花园庄 M60 为女性合葬墓，随葬铜镞 1，唐锦琼推测该墓可能为祭祀坑^[6]，该墓比较特殊，本文暂不讨论。从各墓地随葬青铜兵器墓葬占比来看，在 6.67%~20.59% 之间，不同墓地军事实力相差较大。该地区女性墓年代从殷墟二期至殷墟四期，墓葬数量由早及晚呈递增趋势。随葬兵器包括戈、镞、矛、钺，早期多为实用性兵器，晚期明器化兵器和铅兵器比例增大，明器化兵器均为曲内戈。对于商代青铜兵器的明器化现象，郭妍利认为与墓主身份、占有的财势和晚

商的社会风尚有关^[7]。根据出土位置来看,小屯M5部分兵器放置在填土和椁顶层,其余多位于棺内墓主上半部,随葬的青铜兵器可能为墓主所有物,是军事活动的象征,刘家庄墓地83-86M5^[8]墓中女性无左臂,可能是参与战事所致。经年龄鉴定墓主均已成年,其中青年1例、壮年5例、中年3例、老年1例、未判定具体年龄4例。有腰坑者14座,占墓葬总数的66.67%;有殉狗者10座,占墓葬总数的47.62%;有殉人者3座,占墓葬总数的14.29%。腰坑、殉狗、殉人比例较高,且多随葬酒器,商文化特征浓厚。从墓室面积、棺椁制度、随葬品多寡来看,可分为高、中、低级贵族和平民,对应的墓葬数分别为1座、2座、3座和15座,贵族阶层占比28.57%,平民阶层占比71.43%。

安阳地区女性墓随葬青铜兵器现象,学界关注较早,林嘉琳^[9]、耿超^[10]、王祁^[11]等学者多已论述。该地区随葬青铜兵器的女性既包括贵族,也包括平民,随葬有铜钺、铜戈、铜镞和铜矛四类兵器,说明不同阶层女性均有权参与军事活动,且参与方式是多样的。小屯M5墓主为妇好,商王武丁的配偶,许伟、卜工根据墓中带流囟铜罐,认为妇好来自晋中地区^[12];陈小三、武俊华赞同此观点,认为妇好的母族子方可能就在晋中或其临近地区^[13]。该墓随葬铜钺4、铜戈91、铜镞57,包括墓主生前自作之器、方国贡品以及专门用来随葬的明器^[14]。林沅曾指出,商周时期斧钺不仅是一种兵器,更是军事统帅权的象征^[15]。妇好随葬4件铜钺,表明其拥有领兵作战的权力,甲骨文记载妇好曾多次被任命为统帅,领兵征战,如“辛巳卜,争,贞今王共人乎好伐土方,受出又,五月”^[16](合集,06412)。该墓还随葬有车马器,包括弓形器6、镞2,弓形器M5:6位于填土第4层,与铜戈、骨镞、小铜泡1组(可能为马笼头)共存,这组器物与车战活动有关,说明妇好可能也参与车战活动。刘家庄墓地83-86M5和95-96M9随葬铜戈各1,年代在殷墟二期,均为女性平民^[17]。同墓地的1座男性小贵族墓和2座男性平民墓仅随葬铜戈,说明

男、女在军事活动中使用兵器相同,但女性阶层低于男性。1960年在王裕口西发掘了15座墓葬,仅E区M18随葬铜戈2,年代为殷墟二期,该墓为女性平民,由于信息发表不全,无法深入分析,但可以确定该墓地女性在军事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8]。大司空墓地随葬铜兵器的女性墓共计5座,年代在殷墟三、四期,贵族阶层占比60%,平民阶层占比40%,中等级贵族随葬有铜戈、铜镞,小贵族和平民仅随葬铜(铅)戈^[19]。该墓地7座男性墓随葬有铜兵器,男女比例为1:0.72,男性墓随葬有铜(铅)戈、铜镞,贵族阶层占比71.43%,平民阶层占比28.57%。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军事活动中的参与度稍低,平民参与率高,但使用的兵器相差不大。孝民屯墓地6座女性墓随葬铜兵器,年代集中在殷墟三、四期,贵族阶层占比16.67%,平民阶层占比83.33%,其中南区4座,1座为小贵族,3座为平民,均随葬铜(铅)戈;北区2座,随葬铜镞,为平民中的贫民^[20]。该墓地随葬青铜兵器的男性墓有27座,是女性墓的4倍,多为小贵族和平民,随葬有铜(铅)戈、铜矛、铜镞。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军事活动中参与率稍低、兵器种类少,且阶层偏低,有贫民参与。戚家庄墓地1座女性墓随葬有铜兵器,墓主为平民,位于“宁箴”族墓地^[21],年代在殷墟三期,随葬铅戈1。该墓地中2座男性墓随葬青铜兵器,男女比例为1:0.5,男性墓年代在殷墟二期,均为小贵族,随葬铜戈,该墓地男女参与军事活动中使用的兵器相同,但参与阶层稍低。北徐家桥墓地5座女性墓随葬铜兵器,年代集中在殷墟四期^[22],随葬铜戈、铜矛,贵族阶层占比20%,平民阶层占比80%。男性墓有19座随葬青铜兵器,男女比例为1:0.26,贵族阶层占比47.37%,平民阶层占比52.63%,年代集中在殷墟二、三期,殷墟四期仅2座,随葬有铜剑、铜戈、铜矛、铜镞。总体来看,女性参与率低于男性,但殷墟四期女性在军事活动中活跃度较高,占有重要作用。综上分析,发现高等级女性贵族墓随葬有铜钺、铜戈、铜镞三类兵器,中等级女性贵族墓随葬铜戈、铜



图三 殷墟至西周时期出土部分青铜兵器

1. 铜戈（刘家庄95-96M9:1） 2. 铜戈（安阳小屯M5:9） 3. 铜戈（北徐家桥M397:1） 4. 铜戈（北徐家桥M522:1） 5. 铜戈（安阳小屯M5:31） 6. 铃首短剑（北徐家桥M366:3） 7. 铜戈（郑州黄河路109号院M29:2） 8. 铜戈（前掌大M49:2）

镞两类兵器，小贵族女性墓随葬铜戈、铜矛或单类铜（铅）戈，平民女性墓只随葬铜镞、铜（铅）戈、铜矛中的一种，墓主的生前地位与随葬兵器种类有很大的关系。这几个墓地所见女性参与军事活动的概率整体上稍低于男性，女性在军事活动中处于弱势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女性墓随葬的青铜兵器种类丰富，与男性墓相差不大，且个别墓地仅女性参与军事活动，女性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晚商时期，商王对外征战十分频繁，女性参与的战事无法一一确认，但可从甲骨文材料和随葬的兵器窥探出部分信息。小屯M5、刘家庄墓地95-96M9以及北徐家桥M397、M522随葬有北方式铜戈（图三：2、3、4、5），刘家庄墓地95-96M9:1管釜无胡戈（图三：1）是受到北方式管釜类武器而产生的比较少见的新型铜戈，北徐家桥M397的异穴合葬墓M366也出土了北方式铃首短剑（图三：6）^[23]，说明这几位女性与北方人群接触密切，而且据卜辞记载，妇好、妇姁、妇妻等曾参与征伐土方、龙方等北方族群的军事活动^[24]，所以该地区部分女性参与的军事活动与北方人群密切相关。除此之外，妇好也曾领兵作战征伐尸方和巴方。

3. 郑州黄河路

郑州黄河路109号院M29的年代在殷墟三期，墓主为中年女性，有腰坑，殉狗1，随葬1件

短釜无胡铜戈^[25]。（图三：7）根据葬俗和随葬品来看，墓主为商人，平民阶层。该墓地仅M29随葬有青铜兵器，占墓葬总数2.33%，所以M29作为唯一的军事活动参与者，随葬铜戈不仅是其参与军事活动的象征，也是其军事地位的体现。

4. 滕州前掌大

滕州前掌大墓地随葬青铜兵器的女性墓共计8座，年代集中在殷墟四期至西周早期^[26]，随葬兵器多为2戈或1戈，个别搭

配铜镞，均为实用器。根据目前出土位置来看，M108:8铜戈位于棺椁之间，M119铜镞放置在棺盖板上，其余均在棺内。经年龄鉴定墓主皆已成年，其中青年2例，壮年4例。有腰坑者6例，占75%；有殉狗者7例，占87.5%；有殉人者1例，占12.5%。腰坑、殉狗、殉人比例较高，且多随葬酒器，商文化特征浓厚。这些女性墓均随葬有青铜礼器，说明墓主人均为贵族。根据墓室面积和随葬品的多寡，可划分为中等级贵族和小贵族，对应的墓葬数分别为2座和6座。

该墓地中等级女性贵族墓随葬铜戈、铜镞或单类铜戈，小贵族女性墓仅随葬单类铜戈或铜镞，兵器多出土于棺内，可能为墓主的所有物。M49:2铜戈（图三：8）是墓地中最大的铜戈，全长33.8厘米，宽22厘米，曲内后端作夔龙状，用阴线勾勒出轮廓，在凹槽内填以绿松石片，形成风格独特的内部。龙头呈大眼，弯眉，张口，口中露出锯齿状牙齿，头顶“T”形角，尾内卷，整个图案纹饰细腻，布局严谨^[27]。这件铜戈制作精美，礼仪性应大于实用性，其出土于小贵族墓，可能是墓主通过战争、赏赐等方式获得的，其余兵器制作简单，实用性强，大多是女性生前使用器。墓主均为青壮年，有参与军事活动的的能力，但青年女性的年龄偏小，为14~18岁，16~18岁，这2位女性早亡可能是该地区战事激烈所致。该墓地随葬青铜兵器的男性墓共计8座，男

女比例为1:1,其中贵族墓7座,平民墓1座,随葬有铜戈、铜镞、铜矛,个别兵器明器化严重。总的来看,女性与男性参与人数相同,且使用兵器相差不大,在军事活动中,男、女扮演着相同角色。

关于前掌大墓地女性墓随葬青铜兵器的社会背景,王文轩认为可能与商末周初时女性社会地位较高和前掌大地处战事频繁的东夷重地有关,随葬青铜兵器的女性生前可能参与作战^[28]。该墓地随葬青铜兵器墓葬占墓葬总数25.17%,军事特征比较鲜明,笔者赞同其观点。于屯村北ⅢM309棺内下半部随葬有铜戈2、弓形器1、铜镞2、铜凿1、铜刀1^[29],与安阳大司空2004M226、M231^[30]等车马坑内出土的器物组合相似,可能为一组马车用器,说明该女性不仅作为步兵参与军事活动,而且参与车战活动。

二 西周时期

1. 凤翔西村

凤翔西村墓地随葬青铜兵器的女性墓共计4座,年代集中在西周初期至西周中期^[31],均随葬1戈,均为实用器,多放置于墓主头前的二层台上。墓主均已成年,其中壮年1例,中年3例^[32]。这4座女性墓无腰坑、殉狗,随葬1鬲或1鬲1罐,墓主为周人。墓中不见青铜礼器,均为平民墓葬。该墓地7座男性墓随葬青铜兵器,均为平民,随葬铜戈1。女性与男性相比,参与人数稍低,但参与阶层和使用兵器相同。

发掘者认为凤翔西村墓地是畿内周人的族墓地,可能属“邦墓”性质^[33]。从随葬青铜兵器的墓葬数量来看,占墓葬总数的15%,多于北吕墓地的11%,而少于少陵原墓地的18.65%,军事特征鲜明。罗汝鹏认为大约进入西周初年,西村聚落在军备安排上发生了一次明显的改变,一支带有较强军备性质的人群加入聚落,形成了新的部落人群结构,并指出该人群的加入是西周畿内分封的结果,畿内的分封是为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34]。所以该墓地可能与少陵原、北吕墓地

一样,是西六师驻守宗周的某师之一的墓地,随葬青铜兵器的女性为基层士兵,参与军事活动可能是为了拱卫宗周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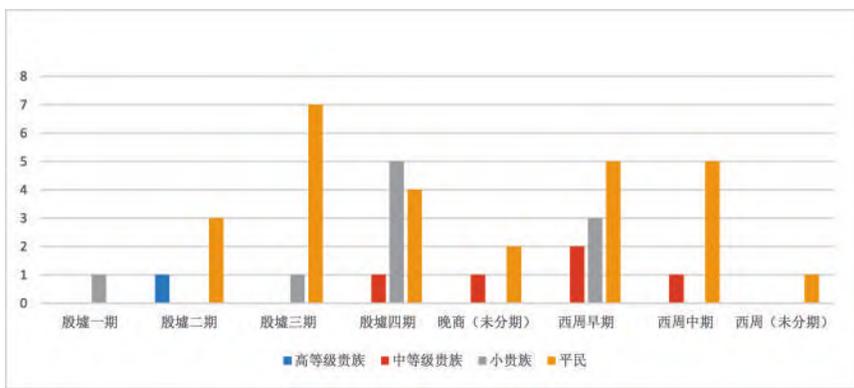
2. 西安少陵原

少陵原墓地随葬青铜兵器的女性墓共计7座,年代集中在西周早、中期,随葬兵器均为铜(铅)戈,铜戈均为实用器,戈锋大多残缺,属于周人的“毁兵”习俗。铜(铅)戈随葬位置比较多样化,包括棺内、二层台、椁室前挡、填土中和棺外墓室南部。墓主均已成年,其中青年3例,壮年2例,未判定具体年龄2例,但青年女性M298为14~16岁,年龄偏小。墓葬中未随葬铜礼器,均为平民墓葬。从葬俗和器物组合来看,无腰坑、殉狗、殉人,多随葬1鬲,周文化特征明显,墓主为周人。该墓地有22座男性墓随葬青铜兵器,是女性墓的3倍,随葬有铜(铅)戈、铜镞,均为平民阶层。该墓地女性与男性相比,参与阶层相同,但参与方式单一,参与率较低。

发掘报告认为该墓地是一处典型的周人墓地,军事特征明显,是西六师驻守宗周的某师之一的墓地^[35]。本文赞同发掘报告上的观点,但需注意的是,该墓地与凤翔西村墓地不同,受到了商文化的影响,随葬少量铅兵器。该墓地位于少陵原的中部,西北和凤栖原相接,居高临下,俯视西安城,可扼控入南山的通道,女性随葬青铜兵器可能是为了拱卫宗周的安全。

3. 北京昌平

昌平白浮M2的年代约在西周中期^[36],墓主为中年女性,中等级军事贵族,有腰坑,殉狗1,商文化特征明显,在墓主左右两侧随葬铜剑2、铜戈18、铜戟7、铜刀2、铜矛1、铜盔1、铜甲泡125、铜盾饰6、铅戈1,除铅戈外均为实用器。墓中随葬有弓形器、銜铃、当卢、辖、鞞、銜等车马器,这些车马器不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墓主参与车战活动的见证。该墓地M3为中年男性,中等级军事贵族,随葬铜戈9、铅戈1、秘冒1、铜戟2、铜剑6、铜钺1、铜矛2、铜盔1、铜匕首1、铜斧1、盾饰10,墓中也随葬



图四 殷墟至西周时期随葬青铜兵器女性阶层变化

有大量车马器，表明该墓地男女在军事活动中参与率和参与方式相同。

由于该墓随葬较多北方青铜器，对于墓主身份的探讨，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一是商遗民之说，韩建业、张礼艳、胡保华等认为M2是商遗民性质的燕国墓葬，墓主人可能为燕国女将军^[37]；二是狄人之说，韩金秋推测白浮墓葬属于北方族群，可能与狄人之“无终”族有关^[38]。本文赞同商遗民之说，昌平白浮M2位于燕国的北境，西周时期燕国与北方族群的冲突从未间断，墓主随葬大量的青铜兵器，可能承担着保卫燕国边境的重任。

三 殷墟时期至西周时期随葬青铜兵器的女性墓的历时性变化

通过上述梳理，殷墟至西周时期随葬青铜兵器女性墓共计43座^[39]，可以将殷墟时期至西周时期随葬青铜兵器的女性墓的变化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墓葬分布及墓地特征

殷墟时期随葬青铜兵器的女性墓共计26座，分布在藁城台西、安阳殷墟、郑州黄河路和滕州前掌大，殷墟地区墓葬数量最多，占比80.76%，从各墓地随葬青铜兵器墓葬占比来看，在2.33%~20.59%之间，不同墓地军事实力相差较大。西周时期随葬青铜兵器的女性墓共计17座，年代集中在西周早、中期，分布在滕州前掌大、昌平白浮、凤翔西村、西安少陵原，其中凤翔西村和西安少陵原11座，占比64.71%，这四个墓地随葬

铜兵器墓葬占比较高，皆在15%以上，军事特征比较鲜明。与殷墟时期相比，西周时期随葬青铜兵器的女性人数减少，均分布在军事特征鲜明的墓地，分布中心由安阳殷墟转移到西安丰镐地区。

2. 墓主阶层

殷墟时期参与军事活动女性阶层比较多元，从高等

级贵族至平民均有权力参与军事活动，其中高等级贵族1座，中等级贵族2座，小贵族7座，平民16座，贵族阶层分布在安阳殷墟、藁城台西和滕州前掌大，占比38.46%，平民阶层分布在安阳殷墟和郑州地区，占比61.54%。西周时期前掌大和白浮墓地6座女性墓均为贵族阶层，占该时期墓葬35.29%，其中中等级贵族3座、小贵族3座。凤翔西村和西安少陵原11座女性墓均为平民阶层，占该时期墓葬64.71%。总的来看，晚商至西周时期参与阶层变少，高等级贵族不再参与军事活动，整体上呈现出贵族阶层占比减小，平民阶层占比增大的趋势。（图四）

3. 兵器种类及参与方式

殷墟时期女性使用兵器种类丰富，随葬有铜钺、铜（铅）戈、铜矛、铜镞四类兵器，其中铜戈数量最多，是最常用兵器，安阳、藁城、郑州、滕州地区女性墓均随葬此兵器，殷墟地区部分铜戈明器化严重，而铜钺、铜矛、铜镞这三类兵器仅殷墟地区女性随葬，随葬兵器种类基本与身份地位呈正相关，墓葬等级越高，兵器种类越丰富。从兵器出土位置和形制来看，女性随葬兵器包括生前使用器、明器和“仪仗”器，以实用性兵器为主，明器化兵器为辅，明器化兵器仅有曲内戈一类兵器，且多位于墓主周围，随葬的青铜兵器可能是墓主拥有物，是军事活动的象征，部分女性参与的战事可能与北方族群有关。该时期殷墟地区高等级贵族妇好随葬有车马器，说明贵族女性不仅参与步兵活动，也参与车战活动。西周时期，前掌大墓地和昌平白浮墓地女性随葬

铜剑、铜（铅）戈、铜戟、铜刀、铜矛、铜盔、铜甲泡、铜盾饰、铜镞，前掌大墓地女性仅随葬铜戈、铜镞两类兵器，昌平白浮 M2 随葬兵器种类丰富，仅未随葬铜镞。于屯村北Ⅲ M309 和昌平白浮 M2 墓中随葬有车马器，说明这 2 位女性不仅参与步兵活动，也参与车战活动。凤翔西村和西安少陵原墓地女性仅随葬铜（铅）戈，未随葬车马器，表明丰镐地区的女性仅作为步兵参与军事活动，参与方式单一。总的来看，殷墟时期女性随葬兵器种类丰富，参与方式多样，兵器种类与墓主身份呈正比，一定程度上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西周时期商文化特征比较浓厚的前掌大和白浮墓地女性随葬兵器种类丰富，参与方式多样，而丰镐地区周人女性使用兵器单一，且参与方式单一，仅参与步兵活动。

4. 墓主年龄

经鉴定，殷墟时期随葬青铜兵器的女性墓主均已成年，其中壮年、中年 13 例，占比 68.42%，青年、老年各 1 例，占比 10.53%，未判定具体年龄 4 例，占比 21.05%。西周时期随葬青铜兵器的女性墓主也均已成年，其中青年 5 例，占比 33.33%，壮年、中年 8 例，占比 53.34%，未判定具体年龄 2 例，占比 13.33%。与殷墟时期相比，西周时期青年女性占比增大，参与军事活动的女性年龄整体偏小，可能是战事激烈所致。

5. 性别差异

殷墟时期随葬青铜兵器的女性与同墓地的男性相比，整体上参与阶层和人数稍低，但个别墓地仅女性参与军事活动，且使用兵器相差不大，在军事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西周时期滕州前掌大和昌平白浮墓地女性与同墓地的男性相比，参与人数相同，且参与阶层和使用兵器相差不大，在军事活动中女性和男性扮演着相同的角色。西安少陵原和凤翔西村墓地女性与同墓地的男性相比，参与率稍低，在军事活动中，男性起着主导作用。

总体来看，殷墟时期随葬青铜兵器女性墓与西周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殷墟时期随葬青铜

兵器女性墓分布以安阳殷墟为中心，参与军事活动的女性不受阶层的限制，随葬的兵器种类与墓主身份呈正比，一定程度上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参与方式多样，与同墓地的男性相比，也并未完全处于弱势地位。所以殷墟时期女性参与军事活动并非仅仅是特殊情况下军事的需要，而是当时社会相对常态化的一种现象。西周时期随葬青铜兵器女性分布以西安丰镐地区为中心，皆分布在军事特征比较明显的墓地，随葬兵器除了铅戈外，均为实用器，参与军事活动的女性中青年占比增大，整体年龄偏小，应是战事激烈的表现。该时期女性参与军事活动很大程度上是战事的需要，但前掌大墓地和昌平白浮墓地女性均为贵族阶层，基本延续殷墟时期商人女性的特点，参与方式丰富，而丰镐地区女性均为基层的士兵，未参与其他活动。对于殷墟、西周时期随葬青铜兵器的女性墓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与商、周时期女性地位的变化有关。张懋镛依据金文资料从受祭权和致祭权角度对商周之际女性地位进行了分析，认为商代晚期是中国古代女性地位的巅峰时期，西周早期女性地位开始下降，殷周贵族在祭祀观念上的差异，是商周之际女性地位变迁的文化动因^[40]。陈曦通过对甲骨文、金文的分析，指出商代女性的地位较高，但周代女性地位受周礼限制开始下降^[41]。殷墟至西周时期随葬青铜兵器的女性墓的变化轨迹与商周之际女性地位变化大体同步，殷墟时期女性地位较高，且据杨宝成^[42]、张明东^[43]研究，晚商时期夫妻异穴合葬并不流行，可以看出该时期女性尚未完全依附于男性，拥有较多的权力和自由，不同阶层的女性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军事活动。而西周时期女性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尚书·牧誓》载周武王征伐商，在牧野誓师时以“惟妇言是用”^[44]作为商王帝辛的罪状之一，无疑是周人统治者反对女性干政的体现。西周时期天马曲村、浚县辛村等墓地国君及其夫人多为异穴并葬，女性多依附于男性，所以西周时期周人女性参与军事活动应当受到了限制，即使有参与者也仅局限于平民女性，且参与方式简单。而前掌大墓地和昌平白浮

墓地商文化特征浓厚，且年代基本集中在西周早期，仍受殷墟时期女性地位较高观念的影响，基本延续殷墟时期女性墓的特点。

附记：感谢井中伟教授对本文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指导和修改，感谢王立新教授在论文章材料搜集、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附表 殷墟至西周时期随葬青铜兵器的女性墓葬

墓葬	年代	墓葬阶层	墓主年龄	随葬铜兵器	出土位置	备注
藁城台西 M38	殷墟一期早段	小贵族	30左右	戈1	棺内墓主身侧	有腰坑，殉狗1；填土中殉狗2；二层台殉人1
王裕口西E区 M18	殷墟二期	平民		戈2	墓主左、右肩侧	被灰坑扰乱
小屯 M5	殷墟二期	高等级贵族		钺4、戈91、镞57	部分器物在填土中、椁室上层	有腰坑，殉狗1；椁顶殉狗5；殉人16，有壁龛2
刘家庄95-96M9	殷墟二期	平民		戈1		扰动，有腰坑
刘家庄83-86M5	殷墟二期	平民		戈1		
大司空2004M155	殷墟三期偏早	平民	25岁左右	戈1、铅戈1	棺内腿骨附近	填土中殉狗1，有腰坑
大司空2004M373	殷墟三期偏早	平民	45-50	铅戈1	棺内右手上	
大司空2004M215	殷墟三期偏晚	小贵族	成年	戈2	棺内胸部和颈部	有腰坑
孝民屯 SM10	殷墟三期	平民	成年	戈1	棺内偏北	扰动，有腰坑
孝民屯 SM448	殷墟三期	平民	50岁左右	戈1	棺内头骨北侧	有腰坑，随葬货贝1
孝民屯 SM746	殷墟三期	平民	30-40	铅戈2	棺内左右手骨部	有腰坑，殉狗1
戚家庄 M16	殷墟三期	平民		铅戈1	棺内墓主左肩处	
黄河路109号院 M29	殷墟三期	平民	中年	戈1	墓内中部	有腰坑，殉狗1
北徐家桥 M69	殷墟四期早段	平民		戈1		被打破
北徐家桥 M254	殷墟四期早段	平民	青年	戈1	棺内墓主上躯东侧	被盗，有腰坑，殉狗1
北徐家桥 M464	殷墟四期早段	平民	成年	矛1		有腰坑，殉狗1
北徐家桥 M522	殷墟四期	平民	老年	戈1	墓主右胸部	被打破，有腰坑，殉狗1
北徐家桥 M397	晚商四期	小贵族		戈2、矛1		被盗，有腰坑，殉狗1
孝民屯 SM647	殷墟四期晚段	小贵族	35岁左右	铅戈1	棺内墓主胸部	有腰坑，殉狗1
大司空2004M400	殷墟四期	中等级贵族	成年	戈1、镞1		扰动，有腰坑，殉狗1；二层台殉狗1、殉人2
前掌大南 I 区 M17	殷墟四期	小贵族	30	戈2	棺内头部	被打破，有腰坑，殉狗1；二层台殉狗1、殉狗腿1
前掌大南 I 区 M49	殷墟四期	小贵族	25-30	戈2	棺内上半身	椁上殉狗1
前掌大南 I 区 M108	殷墟四期	小贵族	30-35	戈2	棺内头部、棺椁之间	有腰坑，殉狗1；西二层台殉狗1
孝民屯 NM151	殷墟时期	平民	30-35	镞1	棺内墓主头上方	
孝民屯 NM175	殷墟时期	平民	40-45	镞1	墓主腰间	
大司空2004M31	殷墟时期	中等级贵族	25岁左右	戈残片1、镞1		扰乱，有腰坑，殉狗1；二层台殉狗1、殉人1
前掌大于屯村北Ⅲ M307	西周初期	小贵族		镞3	棺内下肢	有腰坑，殉狗1；填土中殉狗1
前掌大于屯村北Ⅲ M309	西周初期	小贵族		戈2	棺内下肢	有腰坑，殉狗1；填土中殉狗1
凤翔西村 79M5	西周初期	平民	24-35	戈1	多放于头前的二层台上	
凤翔西村 80M119	西周早期	平民	36-55	戈1	多放于头前的二层台上	
凤翔西村 80M29	西周早期	平民	36-55	戈1	多放于头前的二层台上	
少陵原墓地 M145	西周早期早段	平民	30-35	戈1（折断）	棺内中部偏北	盗扰
前掌大南 I 区 M110	西周早期早段	小贵族	16-18	戈1	棺内中部	
少陵原墓地 M254	西周早期晚段	平民	20	戈1	棺外墓主腹侧	
前掌大南 I 区 M119	西周早期晚段	中等级贵族	30-35	戈1、镞2	戈在棺内上半身；镞在棺盖板上	有腰坑，殉狗1；东二层台殉狗1
前掌大南 I 区 M120	西周早期晚段	中等级贵族	14-18	戈1	棺内上半身	有腰坑，殉狗1；南二层台上有男性殉人1

续表

墓葬	年代	墓葬阶层	墓主年龄	随葬铜兵器	出土位置	备注
少陵原墓地 M47	西周中期早段	平民	成年	戈3 (折断)	墓主胯骨左右, 报告推测原在棺盖上中部	
少陵原墓地 M248	西周中期早段	平民	30	戈1 (折断)、铅戈2	头前二层台	盗扰
少陵原墓地 M298	西周中期早段	平民	14~16	戈1	填土中	
少陵原墓地 M373	西周中期早段	平民	成年	戈1 (折断)、铅戈1	椁室前挡内	
凤翔西村 80M43	西周中期	平民	36~55	戈1	多放于头前的二层台上	
昌平白浮 M2	西周中期	中等级贵族	中年	剑2、戈18、戟7、刀1、矛1、盔1、甲泡125、盾饰6、铅戈1	墓主左右两侧	有腰坑, 殉狗1
少陵原墓地 M181	西周时期	平民	20~24	戈2 (折断)	头西北角二层台	

文物出版社, 1980: 105-110.

- [1] [11] 王祁. 殷墟墓葬两性社会角色的考古学研究 [J]. 江汉考古, 2019 (1).
- [2] 杨琳. 西周至春秋时期女性贵族墓葬研究 [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9: 105-108.
- [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11-14, 158-160. 报告中将 M38 划分为台西二期, 年代相当于邢台曹演庄下层或殷墟文化早期. 关于这一“过渡”阶段的年代称呼, 王立新在《早商文化研究》称其为早商第三期第六段; 郑振香在《论殷墟文化分期及其相关问题》称其为殷墟一期早段, 本文暂采用郑振香的分期。
- [4] 井中伟. 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 39-40, 63-66.
- [5] 郜向平. 商墓墓葬研究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27, 275-276.
- [6] 唐锦琼. 殷墟花园庄东地 M60 的葬俗及其性质 [J]. 考古, 2010 (3).
- [7] 郭妍利. 论商代青铜兵器的明器化现象 [J]. 考古与文物, 2006 (6).
- [8]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 1983—1986 年安阳刘家庄殷代墓葬发掘报告 [J]. 华夏考古, 1997 (2).
- [9] 林嘉琳. 安阳殷墓中的女性 [C] // 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73-104.
- [10] 耿超. 殷商政治领域中的性别差异与“王妇领兵制” [J]. 南方文物, 2009 (4).
- [12] 许伟, 卜工. 万邦林立、有娥乃大 [N]. 中国文物报, 2021-12-3.
- [13] 陈小三, 武俊华. 妇好、子方与并地 [J]. 南方文物, 2023 (2).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妇好墓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105-110.
- [15] 林云. 说“王” [J]. 考古, 1965 (6).
- [16] 胡厚宣. 甲骨文合集释文 (一)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17]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 1983—1986 年安阳刘家庄殷代墓葬发掘报告 [J]. 华夏考古, 1997 (2);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 1995—1996 年安阳刘家庄殷代遗址发掘报告 [J]. 华夏考古, 1997 (2).
-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发掘报告 (1958—1961)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 210, 342.
-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大司空——2004 年发掘报告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4: 256, 265-266, 272-273, 366-373, 566-601, 609-645.
-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孝民屯 (四) 殷商遗存·墓葬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8: 32-34, 94-95, 150-152, 538-540, 929-930, 937-938.
- [21]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阳殷墟戚家庄东商代墓地发掘报告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5: 77, 138.
- [22] [23]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阳北徐家桥——2001—2002 年发掘报告 (下)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20: 42, 87-89, 169-192, 289-292, 368-412, 192-194. 报告中根据陶器将 M69、M254、M464 的年代定为殷墟四期早段, M397 和 M522 的年代未判定. 该墓地 A I 式铜戈仅分布在殷墟四期早段, 且根据铜戈特征来看, 推测 M397 和 M522 的年代为殷墟四期。
- [24] 陈梦家. 殷虚卜辞综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269-291.
- [25]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郑州黄河路 109 号院殷代墓葬发掘简报 [J]. 中原文物, 2015 (3).
-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滕州前掌大墓地 [M]. 北

- 京：文物出版社，2005：509-524。文中将墓地分为商代晚期、西周早期早段和西周早期晚段，碳十四数据测年显示早、晚期的墓葬年代差距在150~200年；曹斌在《前掌大墓地性质辨析》中认为前掌大墓地的年代上限在商末，其整体时代可能进入西周；付琳在《滕州前掌大墓地分期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将整个墓地分为三期，认为商代晚期墓葬在整个墓地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处于次要地位，前掌大墓地的主体年代在西周早期。虽然墓地整体在西周早期，但早期墓葬在商代晚期，所以将其放在殷墟时期介绍。
-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滕州前掌大墓地 [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315-316.
- [28] 王文轩. 商周之际女性从军现象蠡测——以滕州前掌大墓地为例 [J]. 殷都学刊，2014（4）；王文轩. 试论前掌大墓地女性墓葬随葬兵器现象 [J]. 考古与文物，2018（6）.
- [29] 滕州市博物馆. 滕州前掌大村南墓地发掘报告 [C] // 海岱考古（第3辑）.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227-375.
-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上）[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467-496.
- [31] 《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的发掘》简报上将凤翔西村79M5、80M119年代定为先周中期、先周晚期；孙华在《关中商代诸遗址的新认识——壹家堡遗址发掘的意义》中认为79M5、80M119墓葬年代在殷墟四期晚段；王巍、徐良高在《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探索》中认为79M5的年代为西周早期；井中伟在《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中根据铜戈形制特征，将79M5、80M119、80M29的年代定为西周早期，上限可到商末帝乙帝辛时期。根据简报上发表的79M5:1陶鬲来看，高领、无颈、锥足、深瘪裆，暂将其年代定为西周初期，上限可至商末，80M119、80M29未发表器物，但根据其所划分的型式来看，晚于79M5，年代暂定为西周早期。
- [32] 韩伟，吴镇烽，马振智，焦南峰. 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人骨的测量与观察 [J]. 考古与文物，1985（3）.
- [33] 雍城考古队. 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的发掘 [J]. 考古与文物，1982（4）.
- [34] 罗汝鹏. 凤翔南指挥村西村商周墓地再析 [J]. 考古与文物，2014（2）.
- [35]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少陵原西周墓地（下册）[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720-723.
- [36]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 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 [J]. 考古，1976（4）. 简报上认为年代在西周早期，林运在《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中认为该墓葬年代在西周中期，本文采用林运的观点。
- [37] 韩建业. 略论北京昌平白浮M2墓主人身份 [J]. 中原文物，2011（4）；张礼艳，胡保华. 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族属及相关问题辨析 [C] // 边疆考古研究（第22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77-190.
- [38] 韩金秋. 白浮墓葬的微观分析与宏观比较 [C] // 边疆考古研究（第7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02-118.
- [39] 根据2023年8月之前已发表的考古报告和简报，随葬青铜兵器女性墓共搜集到45座。花园庄M60性质比较特殊，唐锦琼推测该墓可能为祭祀坑，本文暂不考虑在内。张家坡墓地M176仅仅在最后统计表中提到墓中随葬铜镞1，并未在文中找到其他信息，本文也暂不考虑该墓，所以本文主要对剩余的43座进行梳理研究。
- [40] 张懋镛. 商周之际女性地位的变迁——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之二 [C] // 西部考古（第2辑）.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128-148.
- [41] 陈曦. 从甲骨文、铜器铭文看商周时期的女性的地位 [J]. 中国文化研究，2007（2）.
- [42] 杨宝成. 殷墟文化研究 [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80-83.
- [43] 张明东. 商周时期合葬墓的考察 [C] // 古代文明（第7卷）.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178-188.
- [44]（春秋）孔子. 尚书 [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7：69-72.

（责任编辑：向祎）